

部叢書第三集第三十四編

秘軍港



商務印書館印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說

林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初版

(祕密軍港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譯者 南通范逢辰

校訂者 丹徒張逢辰

發行者 武進冷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東昌太原開封濟陽西安南京杭州蘭縣 吳興安慶蕪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重慶成都重慶通縣達縣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汕頭香港桂林梧州 雲南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秘密軍港目錄

第一章 奇謀

第二章 劫箱

第三章 炸橋

第四章 秘港

第五章 海線

第六章 水簾洞

第七章 毒彈

第八章 探光銃

第九章 活繩

第十章 電光攝影

第十一章 電席

秘密軍港 目錄

第十二章 破敵

秘密軍港

第一章 奇譎

距烏藩克雷格鬪處不遠。有一峽突入海中。亂石參差出沒。水際當克雷失蹤之翌日。峽外波紋橫亘。露一細桿。徐徐上升。繼則現一圓筒。此何物歟。蓋卽潛艇之艙門。桿則望遠鏡。旣而艙門徐啓。有人以手向外摸索。旋露其面。引口四矚。自艙躍出。取救命圈加之於身。俯向艙中人曰。吾行矣。得有消息。吾當報汝。言時微有外國語音。於是躍入海中。泅水就岸。自振其沾衣之水。狀類雙棲之獸。自海登陸。岸上停有一速力最強之汽車。車夫當輪而坐。中坐一人。方目注於海。見有人登岸。指謂車夫曰。來矣。趣迎之。車夫乃催車如矢。直至來者之前而止。車中人急自車下。授以溫厚之衣帽。皆默不一語。來者急著衣入車。車疾行向城而去。是處平日本寂無人烟。今則忽有一漁父老而且憊。鬚類瘡鼠。巾圍其項。面之下。

部盡爲所掩。着革製之衣冠舊式之靴口銜菸管坐石磯上。當發現潛艇時。彼已見之。卽躍至岸傍。伏巨石後竊窺。迨汽車行入大道。彼乃起立極目而望。似欲值其所往之途。旋即轉入林叢中之茅屋。距屋不遠有一小摩托車停焉。漁父向車夫頷首曰。吾卽行矣。言已趨入屋中。車夫卽以車詣門。約一分鐘。漁父出已易服作紳士裝束。飾燕尾鬚戴金緣眼鏡。登車時謂車夫曰。速隨前車而行。車夫卽問道。駛至大路前車猶在望。力尾之。

所尾之洄海者。果何人乎。實外國之密使達耳摩也。彼自海濱乘汽車直抵紐約市之賴科斯特旅館。入門簽名後卽登樓更衣。此時海濱茅屋中之老紳士已抵旅館門外。俟達耳摩登樓急趨簽名處。揭視客簿。見有客名莫秀士達耳摩者。偕其僕居五百二十號室。彼記入懷中之簿。悄然返其所居之黑黎王旅館。達耳摩則在室中與二客相晤。客皆警服。達耳摩正色謂曰。吾輩此去須慎重。勿啟人疑。烏藩之黨已受吾命。於半小時內前往。當僞捕之。二人頷首。達耳摩卽偕二人出。

登來時所乘之車甫行而老紳士至矣。逕登樓入達耳摩之室。侍者告以主人他出。老人立而沈吟脫帽拭塵帽忽墜地。侍者爲之俯拾。老人突起按之足蹴門閉。侍者方欲號呼。彼以巾蒙其鼻。卽不能聲。蓋此巾漬有麻醉藥也。老人細檢室中之物。見案頭有一紙。視之作滿意狀。藏之於囊。復揭侍者面上之巾。縛以繩。始從容下樓登車而去。又恐車夫得其蹤跡。行未遠卽舍車而步。先向劇場。繼乃抄捷徑返黑黎王旅館。入室鍵門。室中什物幾滿。彼則當案而坐。先以巾自掩口鼻。繼取一彈細心取出。彈中之火藥而以白色粉末納入其中。封以紙。置連環手銃之彈房內。更製多枚如手銃中所裝實彈之數。半小時後又信步而出。

吾更叙伊蘭事矣。吾於克雷失蹤後恍惚如夢。竟不知以何法排憂。每入臥室及試驗室睹物思人。惟有太息。雖強振精神從事報社。亦覺索然。伊蘭尤憂悶不堪。言喻是日。吾往造伊蘭入門。逕至圖書室。伊蘭方背門而坐。呆視克雷之肖像。竟不知吾至。其旁吾則以兄自居。自後輕拍其肩。伊蘭驚而回顧。見爲余。急問曰。君

得克雷之消息乎。吾淒然搖首。彼卽長嘆而立。偕吾入園。閒步花間。且行且語。忽見有人持一書自大門入。問曰。此卽陶糾姑娘乎。伊蘭疑爲克雷之訊。急答曰。然彼乃向之鞠躬。以書授之。伊蘭發函讀其文曰。

陶糾女士鑒。持書來者。爲密探裨賴君。將詢問克雷失蹤。及魚雷被竊事。乞詳告之。

美國密探包特倫茅爾耕啓

伊蘭閱畢。來者卽與之絮語。後此方知來者卽前在海軍部會議處窗外。爲女速記員傳遞魚雷模型者。更有二人在牆外向內竊視。此時伊蘭固不之知。余亦未悉。祇以裨賴向伊蘭喋喋不已。頗疑其人。卽趨謂曰。乞君見諒。容吾與陶糾姑娘略談。裨賴雖向吾鞠躬。狀實不懌。吾卽邀伊蘭至旁。告以所疑。伊蘭領首曰。吾意亦然。當自加慎。言已。復就裨賴。裨賴又向伊蘭絮問。所問皆魚雷模型失竊事。伊蘭審慎答之。倏聞喧嘩聲起於牆外。似互鬪者。蓋達耳摩至牆外矣。彼以車行至陶糾宅後。遙見花園牆外。有二人向內而望。面有怒色。達耳摩卽遙指以示同來。

之二人低語曰。若輩在此矣。二人飛奔而前。與牆外之二人鬪。一人已就捕。又一人則踰垣入。吾輩在花園見之。頗以爲駭。踰垣者謂裨賴曰。若輩追蹤至矣。其人聞言。卽出手銃。方欲逃遁。忽有偉丈夫偕一警士踰垣飛奔而來。警士以棍撻後來之人。仆偉丈夫卽躍至裨賴前。乘其不備。奪其銃。加以手械。吾與伊蘭對此情形。茫然不解。二人既就捕。吾乃趨向偉丈夫問焉。偉丈夫取名刺授我。吾閱之。始知彼名達耳摩。密探稽察員也。時則又有一警士自外挈一囚至。達耳摩指謂吾輩曰。此爲外國之諜。吾奉政府命捕之。伊蘭示以茅爾耕之訊。問曰。此胡來者。達耳摩審視一過。答曰。僞也。卽顧警士曰。若輩爲間諜無疑。卽下於獄。警士挈囚出。達耳摩顧伊蘭曰。能以若輩來此之舉。動告我乎。伊蘭曰。可。遂邀入圖書室。伊蘭略述裨賴來時狀況。旋問達耳摩曰。君知勘納第君之消息乎。達耳摩曰。彼爲吾道中之偉人。頗願得其蹤跡。但現爲職務所羈。須先覓得魚雷模型。方有餘暇。及此。旣而達耳摩告別。吾以彼爲和藹可親。謂曰。君赴市杪。吾可與偕。達耳摩曰。倘

能同行甚樂。吾卽偕之出。同至通衢。彼在途健談不倦。行至賴科斯脫旅館左近。彼乃止步。與余握別。且訂復見之期。余未及答。聞後有嗽聲。急回首。則一老紳士。貌頗倜儻。穿人叢而來。忽觸物仆於吾旁。吾扶之起。彼納一物於吾手。吾頗以爲疑。而此老人則立而喘息。向吾與達耳摩道謝。踉蹌而去。達耳摩復與吾握別。吾俟達耳摩去後。自視手中。老人所與之物。則一紙團。展視之。有鉛書之字。文曰。小心。爲備。吾不知命意何在。不覺大驚。

達耳摩既入旅館。其前同行之二人。已俟於接待室。相將登樓。啟室門。見侍者被縛臥地。駭極。同行之二人。爲之釋縛。達耳摩卽向其僕問故。僕委頓起立。喘息告之。達耳摩陡憶頃有老人仆於其旁。必與此有涉。乃復偕二件登車。赴陶糾宅。既至。令二件遠至屋後伺守。彼獨入。

吾自得老人警告後。自念克雷今既失蹤。則伊蘭與約瑟芬。皆須吾爲之保護。乃復造伊蘭。方在圖書室坐談。而伊蘭之犬。婁士鐵。忽脫其所繫之索。躍入室中。伊

蘭撫而弄之。達耳摩忽至，向吾輩鞠躬曰：君等亦知克雷所失之魚雷模型在此宅乎？吾恐外國間諜復來，當先覓之，并命親信之人在宅外守衛，尙祈鑒諒。伊蘭方取一絲帶繫婁士鐵之項，聞言即釋犬弗繫，犬乃乘間逸至花房環樓樹而行，且行且嗅，旋以爪爬樓樹盆中之土，竟發見一物，即魚雷模型也。是蓋匪黨自池中竊得，潛裹以巾，瘞於此者。

伊蘭與達耳摩言時，偶俯首視犬，見犬已他逸，呼之不見，即向客道歉，自往尋覓。且行且喚，從前伊蘭曾因婁士鐵爬土撻之，此時犬聞主人聲，唯恐更爲所撻，即口銜模型，曳尾狂奔而出。模型之推行機被齒而墜於樓樹之旁，犬奔至退休室外，以首撞門，不得啓，復奔入閣樓之箱後。婁士鐵有一習慣，每至不得已時，即逃於此。此處藏有肉骨及其他食物，是時亦以所銜之模型投入其中。

當伊蘭入花房覓犬時，達耳摩亦遙隨其後，見伊蘭在樓樹旁俯身四覓，疑爲即追蹤而至，瞥見有泥污之巾及模型之推行機在地潛拾之，起默忖曰：豈模型已

爲彼女所得耶。

伊蘭既不得犬，乃復出。婁士鐵聞主人之呼，亦下樓而來。伊蘭以帶繫其項，并詈其頑達耳。摩卽以雙關之語問曰：「姑娘畢竟得耶？」問時，目注其面。伊蘭坦然答曰：「然。言時初無可異之色。」達耳摩仍不能無疑。

達耳摩之黨人方在室外草地探望。久之，一人低語曰：「注意，有人來矣。」二人乃同匿暗陬，藉牆外路燈之光，見一老紳士迤邐而來，至花房之門而止，向內窺視。二人卽蛇行而進，躡足尾之。旣而老人步入花房，以目四顧，旋即俯身，櫻樹之旁卽犬爬見魚雷處，方詳細審視。忽有人自後躍出，銃擬其面，叱令舉手。老人從之一手，仍持杖弗釋。俟持銃者近前，突以杖擊之。仆銃亦墜地。其後之人急躍而進，握其杖。老人力拔出一細長之鋼刺，達耳摩黨人則手持其鞘，相與格鬪。老人奮力撥鞘，落創其人。仆地穿櫻樹之叢而逸。先仆者起而追之。老人狂走，舉椅毀花房中之玻璃窗而已。則潛伏隱處追者以爲老人毀窗出，亦踰窗而追。老人俟追者

至窗外潛向來路而行。

吾與約瑟芬在圖書室。聞格鬬聲。自花房出。卽偕約瑟芬奔往。未至。又聞玻窗被毀聲。伊蘭與達耳摩在廳事前。亦聞聲驚異。但不知聲從何來。急入圖書室。見室中有一短小精悍之老人。遶屋而走。彼蓋自花房入。且隨手鍵門矣。老人見達耳摩。立出其銃。達耳摩亦然。老人彈先發。中達耳摩後之壁。倏卽煙迷一室。達耳摩口鼻受煙。暈而倒地。伊蘭繼之。

吾與約瑟芬奔往花房。見達耳摩之黨。方奔向圖書室。吾與約瑟芬卽偕之返。時則全宅皆騷動。堅寧與瑪麗亦下樓呼救。向圖書室而奔。室中之老人。方目注達耳摩與伊蘭之面。聞聲急鍵退休室之門。余與達耳摩之黨。則向圖書室之後門力攻。彼欲破扉入。吾曰。但四面圍之足矣。吾言已。卽趨往他門。爲守。老人在室中。聞吾言。知不得脫。卽反著外衣。內衣之內面。與堅寧之服相同。蓋預製以備不虞者。閱數秒鐘。老人已作堅寧之裝束。取案頭花瓶中之玫瑰一朵。置於伊蘭之手。

更自除假鬚假髮步至後門。卽達耳摩黨人力攻處。逕啓戶而出。以倉皇之態。指達耳摩與伊蘭謂衆曰。吾等將何以處之。達耳摩黨人誤以爲宅中之僕。卽任其出。而不疑。老人又在暗陬易服。悄然出門。登車逕去。

少頃。吾亦與約瑟芬自他門入。堅寧瑪麗則自退休室之門進。見達耳摩與伊蘭倒地。卽移達耳摩臥於輦榻。移時始醒。伊蘭神識本稍清。卽坐之於安樂椅。不久已清醒如常。吾問曰。汝自覺如何。伊蘭微笑。愈形其媚。忽見手中之花。問吾曰。花從何來。君以此置吾手耶。余向之搖首。彼頗詫爲異。持花呆視不已。此短小精悍之老人誰耶。已飄然而去矣。吾則甚望其爲克雷君。

第二章 刼箱

伊蘭雖深信克雷不死。然不得其蹤跡所在。終鬱鬱不歡。亟欲移居康耐肯吉海濱之別業。不獨避暑。亦以排憂。繼又欲於移居之前。開一化裝跳舞會。擇期七月一日。卽與約瑟芬同繕肅客之柬。蓋百無聊賴之中。藉此以消長晷。是時吾適至。

坐於案旁。偶翻閱其所書之東帖。則達耳摩亦與焉。吾持東夷猶久之。謂伊蘭曰。吾頗不喜其人。伊蘭向吾而笑。奪東於吾手。雜羣東中曰。華邇德胡多疑耶。吾遂不便復阻。

七月一日之晚。燈火已明。某通衢中之餐館。有二人並坐。一卽海軍部之女速記員。一卽裨賴。曾冒充密探者。彼黨舉動極祕。甚或同在黨中。晤面竟不相識。至其互通消息之法。則甚奇。

時則裨賴移去菜碟。碟下忽現一短柬。竟不知何時何人置此。乃避人竊讀。低語女速記員曰。此最近之命令。謂魚雷模型實在陶糾宅中之某處。命吾輩今夜往赴化裝跳舞會。乘間覓之女曰。妙哉。必竭吾力焉。可卽往購衣裝矣。裨賴乃付酒值。偕女匆匆而出。

是日伊蘭苦憶克雷。呆視肖像。感嘆靡已。明知傳聞之說無一可憑。然悲從中來。淚已奪眶而出。旋亦強自慰藉。以爲不久必能晤面。但纏綿哀怨。實有揮之不去。

者。惟以會幕將開。不得已。而臨粧。鏡瑪麗即取一極華麗之服。爲彼著之。約瑟芬已飾爲華盛頓瑪查狀。入問伊蘭曰。裝竟乎。伊蘭答曰。瞬將畢矣。

吾亦在家。喬粧爲彭彭狀。狀如劇場之丑角。對鏡自觀。頗堪發噱。然樂趣甫生。悲觀倏起。以爲克雷倘不失蹤。今夕當同赴茲會。吾二人聯袂而往。其樂何如。今已矣。大凡吾人。愴懷故友。平時或可忘情。泊乎身入歡場。則回首當年。頓覺淒然。欲絕。此固人情之常。吾此時。惟強制其悲。取白面具戴之。并於異樣服裝上。加一寬博之外衣。鼓興登車而往。比至來賓已彙集。車水馬龍。羣聚門外。吾入會場。見布置華麗。彷彿置身圖畫。伊蘭雖已喬粧。然不能逃吾目。彼方與一人談話。其人碩身而朱衣。飾米飛思特狀。吾視之。似非良士。樂聲既作。伊蘭與彼皆步入人叢。無何。有一戴半假面之少女。就吾周旋。彼似有一種魔力。吾則不爲所動。方吾與彼行至門次。見堅寧方招待後至之賓。有一峨冠灰色服之教士。入吾此時。亦弗注意。仍與彼女在草地中。且行且語。步至花房左近。見伊蘭仍與朱衣者談笑於樓。

樹之間。吾偶一回首。則峨冠教士亦躑躅花房外。舉趾頗輕。遊目四顧。若有所覓。時則伊蘭已與朱衣者並坐綠陰下。朱衣者先言曰。爾非陶糾姑娘乎。伊蘭笑曰。爾竟識我耶。爾爲誰。朱衣者自揭面具。則達耳摩也。伊蘭不覺微震。達耳摩笑曰。料爾決不知爲吾之喬粧。伊蘭亦笑曰。然。達耳摩曰。爾已有屬意之人。與之跳舞耶。伊蘭曰。無之。達耳摩曰。然則盍與吾偕。言次。移身近伊蘭而坐。伊蘭似怪其唐突。答曰。否否。請恕我。卽起赴會場。峨冠教士聞之。其假面上現一笑容。是時吾與彼女亦同向會場而行。伊蘭適行過吾前。彼是否識我。不得而知。但聞彼自語曰。雅之。於俗。吾思其意。蓋謂吾之女伴與吾跳舞爲不稱耳。吾之女伴聞伊蘭語。注目視之。卽離吾向花房而去。吾乃與伊蘭跳舞。

達耳摩聞伊蘭言。已覺不懌。又見其翩然而去。更爲詫愕。起身隨之。未數武。遇一作墨西哥裝束者。卽裨賴也。乃止步示以手勢。潛取一小包。授於其手。裨賴卽反身而行。然已爲峨冠教士所見。潛尾其後。時則戴假半面之女郎亦至花房外。見